

軍人小叢書

民國革命軍

北伐小史



拔提書店印卹行

1931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765B

軍人小叢書

國民革命軍北伐小史

南京拔提畫店印行

#629978

北伐小史

爲什麼要北伐

二 北伐前之形勢

第一期北伐戰鬥經過

- a 收復湖南與克復武漢
- b 克復南潯路
- c 克復福建
- d 規復皖南南京
- e 克復浙江及底定淞滬

f 奠都南京至龍潭戰役

g 二次克復隴海線

h 國民聯軍及晉軍諸戰役之概述

四 北伐期中之西征及廣州事變

五 第二期北伐戰鬥經過

a 第二期北伐全軍作戰總方略

b 克復山東及濟南慘案

c 收復河北

d 東三省易幟北伐完成

六 北伐之結果及善後

一 爲什麼要北伐

「兵兇戰危」，固人所盡知，然北伐之戰爭却有重大之意義在。此意義爲何？即必須如此而後始能完成中國革命也。蓋欲完成中國革命，即不能不剷除革命障礙之軍閥；欲剷除國內之一切軍閥，即不能不訴之於革命之戰爭。簡括言之：中國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拯救呻吟於軍閥鐵蹄之下之全體民衆。如軍閥一日不剷除，全體民衆之痛苦即一日不能解決，革命即不能達於完成。故北伐之戰爭，雖亦使民衆感受極大之痛苦，但「長疼不如短痛」，自非與普通之內戰所可同日而語也！

以革命之程序言，革命可劃分爲二大時期：一爲破壞，一爲建設。譬如一間破漏之房屋，我等居處其間不僅痛苦，且時有崩塌之危險，故爲謀居住之安全計，必須折去舊有再建造新者。革命之程序亦同此理：必須將中國原有腐惡制度消除，打倒一切頑固軍閥，而後始能建立新國家，實現救國救民的三民主義。是猶我等之新屋業已落成，無論屋外有何狂風暴雨均無所懼矣。「北伐」爲中國革命破壞時期中之最大工作。北伐不成功，則新中國永遠不能建立，全體民衆之苦痛亦將永遠不能解除。此即爲北伐之根本意義。

自十五年六月至十七年十二月止，北伐大功告成，迄
今中國革命雖不能謂爲完全成功，民衆之痛苦雖亦未完全
解除，然我等之破壞工作已完其半，革命基礎亦已十分穩
固，此則聊可幸慶者也。且革命事業原非短時間可以成功
者，祇須我等能繼續爲黨爲國努力奮鬥，則距成功之日亦
必不遠。其次，我等須知：北伐何以如此迅速成功？計北
伐時我革命軍之兵力不過七軍，而各軍閥之軍隊則十倍於
我，又因何而能以寡勝衆？此中最大原因有三：一爲我軍
將士之勇敢及犧牲；一爲民衆之同情及贊助；一爲主義之
戰勝。我方將士固亦同爲父母所生之血肉身軀，但彼等能

明瞭其爲黨的軍隊，爲民衆的前鋒，倘非勇敢犧牲前進，則不能達到革命之任務，拯焚救溺以援水火中之同胞。因彼等有此種「成仁取義」之志向，遂能產生「大無畏」之精神。而民衆方面亦以革命軍係爲彼輩效死之軍隊，因之。於有形無形中直接間接以贊助革命軍者不少。是時一般民衆輸財以助軍餉者，有志願爲革命軍服輸勤務及充偵察耳目者，爲數正夥。凡曾參與北伐戰役之同志，想尙能記憶。至於本黨之三民主義，更爲任何武力所不能敵。非實現三民主義不足以救國家救人民。明乎此，乃能爲主義而團結，爲主義而犧牲。既有此偉大團結及犧牲之精神，更何

懼乎十倍百倍於我之武力與仇敵。

二 北伐前之形勢

北伐爲 總理最大之希望，其意義已如前章所述。在民國十二三年之交，本黨曾遣兵入贛，北伐曹吳，以後方多事未克成功。然北伐之決心固未嘗一刻稍置。十四年三月， 總理爲奔走和平統一逝世於北平，同年革命軍肅清粵省東江及南路之殘敵，革命勢力統一兩廣，聲威大震；十五年一月，中國國民黨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後，革命基礎益臻鞏固。國內外人民皆渴望政府卽日出師北伐，請願代表相望於途，信使函電絡繹不

絕，於是中國南北之局勢遂日趨緊張。北方軍閥如吳佩孚、孫傳芳輩均恐慌異常，增兵遣將，甚為忙迫，以圖防止革命勢力之北征，並進而謀奪取湖南以爲寇擾兩廣之道路。在國民政府方面因各方之請求，亦謀北伐以繼承 總理之遺志。十五年六月五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集臨時會議，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行督師北伐。九日，蔣總司令就職并誓師於廣州，於是 總理畢生未竟之 打倒軍閥統一中國之工作，於茲開始。

北伐軍隊共七軍：何應欽爲第一軍軍長；譚延闔爲第

二軍軍長；朱培德爲第三軍軍長；李濟琛爲第四軍軍長；李福林爲第五軍軍長；程潛爲第六軍軍長；李宗仁爲第七軍軍長；是時湖南唐生智亦加入北伐，遂以之爲第八軍軍長。總計人數不過十萬左右，以敵孫吳數十萬衆之兵力，自屬薄弱，但以全國民心之歸附，革命軍之義不反顧，於是革命戰略遂有進無退，未嘗稍挫。此種毅勇之精神，實爲北伐成功之先兆。

三 第一期北伐戰鬥經過

a 收復湖南與克復武漢

國民革命軍誓師後，除警備後方及閩粵接界之部隊外

，其餘均於七月一日，按第四軍第三軍第一軍第二軍第六軍第五軍之次序開始向湖南輸送，第七軍則由廣西出發。至八月五日均先後到達湖南永豐衡山攸縣茶陵之線集中。時天氣炎熱，行軍異常艱苦，而軍紀却特別整肅，所至皆受人民歡迎，是為軍民合作歷來所無之良好現象。

是時，吳佩孚及趙恆惕所部，均集結湘中力謀抵抗，江西偽總司令鄧如琢部亦從贛西來襲，國民政府乃任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以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先期攻擊，自衡山等地分兵會攻長沙。經各軍猛勇奮進，遂於七月十二日攻克長沙，並固守附近各要害以便掩護後方部隊之集中。

此爲北伐軍第一次之勝利。

八月中旬，北伐軍編組爲中央左翼右翼三路，以中央軍直趨武漢，右翼軍監視江西，左翼軍出攻鄂西之荊州沙市一帶。八月十八日中央軍開始向岳州羊樓司蒲圻之線攻擊前進，以主力出平江通城截斷敵軍歸路。各軍受命以後，勇邁異常，不數日即下岳州並佔領平江通城，吳趙軍隊大受摧殘，紛向鄂境逃竄。未幾，北伐軍又相繼攻克素稱險要之汀泗橋，血戰一晝夜，殺敵無數，尤以第四軍衝鋒陷陣前仆後繼之精神最可敬佩。九月初旬，進佔武昌近郊，即行攻城，但以城極堅固，官兵雖勇於犧牲亦歸無效。

後因漢陽漢口均先後收復，敵將劉佐龍率其全部來歸，乃改取封銷戰略，退出一部份兵力向鄂東轉進。武昌被圍至四十日，城內敵軍因外援已絕，軍心離散，十月十日晨遂爲我軍攻克。所有官兵槍械全被俘獲，擒敵將劉玉春，武漢遂告完全規復。

b 克復南潯路

北伐軍中央軍對鄂開始作戰之時，竊據皖贛蘇浙閩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之孫傳芳，欲乘此機會伸張其勢力於湘鄂，乃調多量之兵力進入江西，經我右翼軍在湘東之醴陵攸縣一帶嚴加戒備，殊難得勢。當我中央軍節節勝利進逼

武漢之時，孫部進逼湘東益急，蔣總司令乃決心於敵軍未全集中之際，對贛方乃取攻勢，採各個擊破之戰略。當令第二第三兩軍由醴陵出萍鄉，進攻宜春萬載，復調中央軍總預備隊第六軍及第一軍第一師等部隊分別由通城瀏陽出贛境之修水銅鼓迎頭痛擊；更令黃紹雄賴世璜諸部進攻贛南；均於九月六日開始攻擊前進。未幾，三路均同時大捷，先後收復贛西之萍鄉贛南之贛州等。時中央軍已佔領湖北河南交界之武勝關，蔣總司令乃親率部隊轉贛督師。嗣後第二三兩軍先後破敵軍鄧如琢部於宜春萬載新喻等地，並進克清江；第六軍及第一軍第一師亦克南昌，但因敵之

鐵路運輸便利，援兵大集，鄧如琢亦分兵反攻，我軍終以寡不敵衆，不得已又退出南昌，退守奉新安義之線。而孫逆各部集結於南潯鐵路一帶者約有五萬之衆，爲勢殊盛，蔣總司令乃改變戰略，先將吉安樟樹等地攻克，敵人遂分竄南昌撫州。同時第七軍亦由湖北之陽新方面出動，向贛境西北進攻，每戰皆捷，敵將謝鴻勳傷重身死，敵部遂退守牛行。

十月十九日蔣總司令頒佈肅清江西殘敵計劃，並調第四軍入贛助戰。十一月二日開始總攻擊。第七軍卽日攻下德安；第四軍及獨立第二師相繼破敵於馬迴嶺；第一六兩

軍亦敗敵於蘆坑追過樂化；不久，獨立第二師賀耀祖部乘勝再克九江，截斷敵軍歸路；退走吳城之盧香亭，亦經第七軍猛追，將其全軍覆沒。至退集牛行方面之敵，憑藉堅固陣地與我第三軍抗戰，激烈異常，嗣經我增兵分翼夾擊，敵方潰退，復經我軍乘勝追擊，至滁槎麻口附近，將敵完全消滅，俘虜官兵一萬五千餘人，執獲敵軍長李彥清王良田楊廣和等數名；南昌附近之敵亦全被繳械，蔣總司令遂於七日進駐南昌。自開始總攻擊之日起不過七日，竟將孫傳芳入贛之部隊全行消滅，江西全境次第收復，雖係蔣總司令之計劃週密指揮得法，然北伐軍官兵勇敢赴死之精

神亦爲戰勝之一大原因。

c 克復福建

福建接近革命策源地之廣東，自須早日收復，以除隱患。當時福建督辦爲周蔭人，係五省聯軍主要將官之一。

當十五年九月間孫傳芳部與北伐軍激戰於江西之時，周卽統軍欲犯閩粵邊界之潮梅等地。潮梅爲廣東重鎮，倘一有失，後方必致動搖，前方戰事亦必大受影響，其關係之重大可知。然駐防潮梅一帶之我軍僅何應欽軍長所統率之第一軍第三師第十四師獨立第四師之兩團及第五十八團，不過步槍六千枝砲八門而已，而敵部隊則有劉俊張毅李鳳翔

各一師，李寶珩孫雲峯各一混成旅，再加周之衛隊兩團，共計步槍不下三萬枝，砲二十餘門，雙方兵力相較，我軍實甚薄弱。故蔣總司令嘗電何軍長力主穩健，不可急切進攻。

周部既急圖擾亂北伐軍之後方及牽制我入贛南之兵力，乃於九月下旬分兵向松口、饒平、焦嶺等地猛進，周蔭人亦親臨永定督師，其勢甚猛。何軍長以防禦終非作戰良策，遂本革命精神下攻擊之決心，將兵力在後防詳加配備後，十月八日何軍長親率各部直趨永定，擬將周之大本營首先擊破，再行將敵各部分別消滅。僅一晝夜而下永定，周蔭人化裝跳城而逃。敵各部聞訊大驚，復經我軍之猛烈襲擊

，完全潰敗，敵將劉俊重傷身死，李寶珩被擒，所部盡爲俘虜，其餘敵之張毅李鳳翔二部均聞風潰走，曹師長萬順杜師長起雲（均係李鳳翔部旅長）相繼投誠，參加革命，更增加我軍力量不少。張毅部後經我海軍之協擊，亦全歸消滅，俘虜達萬餘。周蔭人狼狽走浙江，由李春生率其殘部投誠。十五年十二月下旬革命軍遂進駐福州。此後李春生降而復叛，亦經繳械。克復福建，總計不過三月，可稱爲極迅速之勝利！

d 規復皖南南京

北伐軍於十五年十月克復南昌後，十六年二月再定規

復皖南及南京之計劃，以主力攻取南京，肅清長江下游；一部進窺平漢路；一部向津浦路壓迫。當分爲東西中央三路軍，任唐生智爲西路軍總指揮，集中湖北之黃陂孝感一帶，沿平漢路進窺武勝關河南；任何應欽爲東路軍總指揮，白崇禧爲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由閩贛分道入浙，進窺淞滬；中央軍總指揮則由蔣總司令自兼，再分江左江右兩軍，以李宗仁爲江左軍總指揮，程潛爲江右軍總指揮。江左軍集中英山霍山一帶，進取安慶，協助江右軍攻取南京；江右軍集中於九江祁門一帶，由九江直下進蕪湖南京；各路軍統限於二月二十日以前集中完畢。作戰計劃大致如

此。

當時江右軍又分三縱隊，第一縱隊在九江附近集結後即沿馬當東下；第二縱隊則由贛東協助東路軍入浙；第三縱隊在祁門黟縣集中。三月上旬，安徽陳調元加入革命，編爲一軍總指揮，江右軍遂不戰而定安慶。程總指揮乃命第二縱隊出貴池向大通蕪湖前進。三月六日克蕪湖，再進雨新以當塗。第二第三兩縱隊同時亦均有進展。三月六日任節督塗溧水之線。程總指揮乃與東路軍定略攻南京會戰計劃。經各部奮勇攻擊，先後佔領秣陵關江甯鎮及其他要地。是時東路軍已克浙江及蘇南各縣向南京會攻，敵

加緊增援，均蒙不利，並失去要害多處，甯滬震動，孫道所部聞風胆寒，紛紛退却。東路軍二十二日到達鎮江，二十三日抵蜀山句容附近；中央軍江右軍時正向南京攻擊，敗敵於雨花台方面；敵因各面受擊，狼狽竄逃，我軍遂於三月二十三日午後六時進入南京，規復皖南南京之計劃，僅一個月即完全實現。

e 克復浙江及底定淞滬

東路軍自克復福建後，蔣總司令即定進攻浙江計劃電令遵行，東路軍分編為六個縱隊，第四五六縱隊以馮軼裴賴世璜曹萬順分任指揮官，由何總指揮率領入浙，第一二

三縱隊以王俊白崇禧周鳳岐分任指揮官，由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領由贛東先後進駐衢州，十六年一月中旬孫傳芳派孟昭月統率五六師之衆佈防於湯溪蘭溪游埠之線，以段承澤師進窺甯紹，周蔭人殘部亦在全台方面侵擾，其時白總指揮親率薛岳劉峙嚴重戴岳周鳳岐等各師旅，分途猛攻，激戰兩晝夜，始將敵擊潰，佔領湯溪蘭溪游埠淳安等處，敵孟昭月等部狼狽退守桐廬。二月中旬，經各縱隊之圍攻，敵復大敗退走，孟昭月殘部分竄江北，周蔭人殘部則竄淞滬，諸暨桐廬杭州遂先後克復。浙省遂定。

時淞滬一帶已爲南下之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等部佔據

，何總指揮乃命白總指揮率第一二三縱隊及李明揚之先遣隊進攻，白令薛岳劉峙二師由嘉善沿滬杭路北進；周鳳岐軍由平湖向金山衛等地前進；嚴重師李明揚旅則經平湖出吳江佔領蘇州。曹萬順軍則出長興期圖截斷滬甯路。三月下旬，沿黃浦江扼守之周蔭人殘部經周鳳岐軍之偷渡猛攻，棄險逃走，各軍遂合攻松江。敵以其精銳自俄兵用鐵甲車猛烈抵抗，經兩晝夜之混戰，終將松城克復，此時，江南之直魯軍知不可抗乃向江北退走，松江上海遂入我軍之手。海軍總司令楊樹莊於革命軍未入浙之前，即有聯絡，及至東路軍克浙江繼攻淞滬之時，海軍亦協同進攻，甚為

得力、革命軍之聲勢亦因之大振。

† 奠都南京至龍潭戰役

北伐軍奠定東南之後，共產黨深恐北伐完成於彼不利，乃千方百計煽動工人離間軍隊，思欲傾覆國民革命，時國民政府由粵遷武漢，共黨在內盤據，陰謀篡奪政權。幸南京方面本黨忠實同志，一心一德，一面抵抗敵人，一面清除共黨，始克將大局鞏固，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奠都南京。是時以大戰之後元氣未足，加以防範共黨，未能渡江追擊，因此孫張各軍，復圖負偶，列兵大江北岸，佔據浦口，砲擊下關，使新都時感不甯。幸沿江配備甚嚴，兼有軍

艦之掩護，敵遂不逞。

當中央軍江右軍佔領南京之前，即計劃以李宗仁之江右軍經略皖北，進攻蚌埠，以圖佔領淮南一帶，爲首都之保障。後因武漢政府在共黨把持之下不發餉彈，致東進遲滯，坐失事機。至四月上旬，李總指揮乃率第七軍第十第十五各軍，集結於安慶蕪湖一帶，整頓部隊，以備繼續北伐。五月一日蔣總司令頒發北伐軍戰鬥序列，編成三路大軍；以何應欽任第一路軍總指揮；蔣總司令自兼第二路軍總指揮，任陳調元爲第三路前敵總指揮；以李宗仁爲第三路軍總指揮。但當時敵軍沿江嚴守，渡江頗難。五月五日

第三路軍自大通蕪湖渡江向含山巢縣進展；六日，第二路軍自東西梁山渡江，驅逐當面和縣之敵，七日，第一路軍自慈湖鎮渡江攻全椒；八日，第二路軍之一部，又由上新河渡江，進攻江浦烏衣浦口等地。此後第三路軍節節挺進，不久即佔領明光臨淮關；第二路軍亦攻克滁州全椒等處；第一路軍亦連克儀徵揚州，全線渡江出擊，孫部即分兩路退却，不久即下清江浦進佔海州。五月中旬，第三路軍再攻蚌埠，民軍蜂起響應，斷敵歸路。張宗昌褚玉璞二逆，知民意不歸，倉皇棄徐州而逃，十六日北伐軍遂入徐州。是時西北之國民聯軍已佔領開封，將隴海路完全打通，

其總司令馮玉祥亦由開封抵徐，與蔣總司令會商籌國大計，黨基至此更形穩固。

前此，河南之吳佩孚自兩湖敗退後，一面集結駐豫部隊，一面北聯奉魯軍閥，以圖反攻武漢。奉魯軍閥亦認此爲奪豫之良機，紛紛南下。不料豫中各將領爭附革命軍，與奉魯軍大戰於許昌開封之間。武漢政府有鑒於此，特於五月上旬，命唐生智統軍沿平漢路北伐，並聯絡豫中部隊，由駐馬店分三路進攻，先後破敵於汝南洪橋上蔡溧河臨穎等地，奉軍倉皇北遁。此時，西北聯軍已克復陝西全境，出兵潼關，破敵於洛陽，沿隴海線東進，擊破奉軍右翼。

，與唐生智軍會師於鄭州，更乘勝佔領開封。奉軍屢受挫折，兵無鬥志，不得已而撤退河北。豫境遂由馮軍進駐，唐生智忽拔師回鄂。

蔣總司令正擬乘勝繼續完成未竟之北伐事業時，因甯漢之分裂，武漢唐生智軍之在河南作戰者，忽回師東下，大有進犯長江下游之勢，形勢甚為嚴重，遂不得不撤回一部軍隊鞏固後方，但又不得不留一部兵力阻止孫張敵軍之南下。因此，蔣總司令遂決心於最短時間內必須攻佔魯南要隘以資防守，而省兵力。五月下旬，下攻取臨城棗莊臨沂等地之作戰命令。第二三兩路軍即於廿三日開始攻擊。

雖後臨城棗莊雖經竭力取得，而臨沂則圍攻月餘，均不能下，至六月上旬，遂不能不放棄臨沂，實行撤兵。當命一部兵力據守已得各要隘；第一路軍第三路軍即行分途南撤，六月上旬，各路主力方完全到達長江。此時張宗昌乘我撤兵之際反攻臨城，駐守之王天培軍又發生內訌，不戰而棄臨城徐州，退守宿州，因而第二路軍亦不得不隨之俱退。七月下旬，蔣總司令再督師蚌埠，期恢復徐州，但以長江形勢更緊，兵力亦疲敝異常，未能成功。革命軍之在津浦線者，亦於此時節節南退。八月六日，蔣總司令命全軍南旋，孫傳芳遂乘機分兩路來犯，上游唐生智軍亦分三路

東迫，大局甚形危岌。蔣總司令深念黨國前途，不忍內部分裂，遂決心下野以便甯漢合力拒敵，於八月十四日呈請辭職出京，東遊日本。

國民革命軍過往之勝利，雖屬將士用命及舉事之順天應人，然蔣總司令之威望學識亦爲勝利之主要點。蔣總司令下野後首都則人心惶惶，敵軍則相互慶幸，以爲有機可乘，大舉南犯，希圖恢復失地，八月二十四日，孫傳芳之一部由烏江大勝關一帶施行佯渡，其他各處亦有同樣之舉，均經我沿岸防軍擊退。但是時我軍之分配於長江沿岸者，以苦戰傷亡之餘多屬單薄。廿五夜，孫軍一部約六千餘

人乘大霧時由划子口大河口望江亭等處向烏龍山芭斗山燕子磯等地強行偷渡，截斷鐵路，破壞電線，掩護其大部二萬餘人渡江。雖經陸軍第一軍警備第一師及第七軍之一部對敵猛攻，但因敵渡江者已衆，致棲霞山陣地爲敵攻入，附近高地每均爲敵所佔領。敵勢已盛，進攻益烈。一面欲迫南京，搖動國民政府；一面欲趨鎮江，下攻蘇常。而江面之敵船往來如織，形勢危急，達於極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乃令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總指揮速謀抵禦。二十七日，第一軍第七軍之一部馳抵棲霞山附近，向敵仰攻，敵以萬餘人扼守險要，火力極烈，經我軍肉搏而進，卒將

棲霞山奪回；復因南京下關危急，第七軍之一部又急馳去，我方僅以兩團之兵力抵抗，寡不敵衆，致龍潭高地爲敵佔領，渡江益便，先後增兵不下五萬人，其佔領範圍亦愈見擴大。幸交通便利，不二日我援軍大集，三十日，於龍潭東西南三面將敵包圍，是日戰鬥之烈死傷之衆爲北伐以來所未有，終以我軍官兵之奮不顧生，再有海軍自江中轟擊，方將敵全線擊潰。三十一日，我軍復向敵猛攻，迫敵退至江邊，猶作困獸之鬥。經我軍猛烈之突擊及抄襲，始完全潰敗，欲渡江北逃，但追擊甚速，海軍又於江面截擊，南岸敵軍遂盡爲俘虜，其繳步槍三萬餘枝手機關槍大砲

爲數甚多。計此役孫軍渡江者有五師三混成旅約五六萬人之衆，我軍參與此役者雖有第十四第十八第十九第四十等軍，但以第一軍第七軍經過戰鬥爲最烈，死傷每達一萬有餘。九月上旬，軍事委員會命楊杰率第十八十四各軍爲左翼追擊隊，由鎮江渡江沿運河北追；再命第四十軍長賀耀祖率部沿津浦路北追，逐敵愈遠，黨國方告穩定。

龍潭之役，在北伐中佔最重要之部位，倘龍潭不幸而敗，則革命前途必致不堪設想！然一念及何以而有龍潭之惡戰？不得不歸之於內部不能團結，使敵有機可乘。倘武漢軍不東下，必不致有津浦線之失敗，更不致有龍潭之戰。

役矣。思之猶有餘痛！

g 二次克復隴海線

龍潭戰後，孫逆仍整飭所部扼守長江北岸，直魯軍張宗昌褚玉璞以十五萬人進佔徐州等地，奉軍亦以全力圍困北方晉軍於娘子雁門兩關，大局仍不免危險。軍事委員會乃決心繼續北伐，以何應欽第一路軍北上，並與國民聯軍會攻徐州。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何總指揮渡江督師北進，時敵軍十萬之衆，拒守津浦之綫，經我軍激戰多日，於十六日佔領蚌埠。敵軍退而固守徐州。

當時敵軍除張褚二部外，加以孫部殘餘，兵力不下二

十餘萬，主力則在徐州，並於附近害屯駐重兵，構築強固之工事，嚴密警戒。我軍自十二月上旬起協同國民聯軍韓復渠部開始會攻徐州，屬經奮戰，至十六日午後始克徐州，俘獲敵軍及槍械無數，我軍傷亡亦達數千。並進而次第肅清江北。

h 國民聯軍及晉軍諸戰役之概述

民國十五年四月，國民聯軍在南口失利之後，損失甚重。九月中馮玉自俄歸國，于右任孫禹行徐永昌方振武鹿鍾麟宋哲元石敬亭趙守鉉諸將公舉馮爲國民聯軍總司令，督師於五原，約有三軍七師之兵力，人數則不滿十萬。時

北伐軍方酣戰於湘贛之間，馮總司令乃以全力入陝，十一月下旬克咸陽西安等地，再分軍數路向鄂豫晉綏四省進展。十六年五月馮自率中央軍由豫西向東前進，二十六日佔洛陽。三十日佔領鄭州，六月間復克開封；右路軍孫連仲部亦破吳佩孚殘部及奉軍于學忠部於南陽襄陽樊城一帶，吳遂一蹶不振，中原亦漸次平定。歲盡，國民聯軍與何應欽第一路軍會攻徐州，克之。

北方軍總司令閻錫山自響應革命後，與奉軍相持於平綏路，經過戰役頗多。商震指揮左路各軍於十六年九月中先後在豐鎮柴溝堡懷安張家口等地均有長足之進展；其右

路各軍則沿正太路出擊平漢路北段之敵人，亦先後佔領石家莊正定曲陽定縣安國新樂望都等地；同時擔任特務隊以擾敵於平綏平漢中部之傅作義師於十月十四日克涿州城，不料敵乘機以三師之兵力反攻，將涿州四面包圍，傅軍乃在城內構築強固工事，作久守計。自此以後經三十餘日，無日不在激戰之中。敵軍雖以巨砲飛機或隧道爆破；或用奮勇隊爬城，或以唐克車鐵甲車强行衝鋒；或以燃燒彈焚燒房屋；或以毒瓦斯砲擊；凡攻城應有之方法利器，無不用盡，終不能下。直至十七年二月四日，因軍民糧食困乏，不得已與敵商和平讓渡辦法，涿州始免兵禍。自入涿州

之日起，閱時五月，以彈丸之地而始敵疲於奔命，固屬官兵之奮勇，亦係傅師長防守之得法所致也。

十六年十月，因敵軍勢力雄厚，北伐軍兩路開始退却。左路軍則退守井陘以北之線；右路軍因之亦退守雁門之線。前功盡棄，殊屬可嘆！

四 北伐期中之西征及廣州事變

武漢政府方面之本黨同志，鑒於共產黨之陰謀亦舉行清黨，甯漢分裂之政府遂行合作。而唐生智爲個人之利慾及受共黨之利用其東下之兵仍未撤退，大有相機近犯南京之勢。政府爲統一內部以便繼續北伐起見，遂組織西征軍

，共分三路：第三路軍總指揮爲李宗仁；第四路總指揮爲程潛；第五路軍總指揮爲朱培德；並附以長江第二艦隊，由陳紹寬統率協同西進。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克蕪湖。二十五日攻下安慶。十一月十七日下武穴。各軍跟蹤追擊，武漢軍數經潰敗，已不成軍。復恐後路截斷，乃放棄武漢而退守長沙岳州，唐生智亦於十一月十一日解職去國。西征軍遂於十五日克復武漢。於是繼續會攻平江岳州株州一帶。十七年一月十八日相繼克岳州平江。二月二十五克長沙。湘中各部軍隊紛向湘西湘南潰退，二月二十三日通電服從中吳實行改編，湖南遂平。其一部已竄江西之張發奎黃

琪翔及共黨賀龍葉挺等部隊，經南昌事變後，張黃追擊葉賀至撫州止。葉賀則趨粵之潮汕；張黃則轉韶關入廣州，粵方同志^甚表歡迎。後李總指揮濟琛因事北上，張黃調集所部移駐西江。時駐廣州軍隊極爲單薄，共黨遂乘機煽惑各工會及當地附近農匪於二月十一日夜暴動，大肆屠殺。所有繁盛之街市均遭焚劫，爲廣州空前之浩劫。後雖經各地軍隊合力削平，然已不堪收拾。張黃因事前疏於防範引咎辭職，所部交給培南統率，不久即經中央令調繼續參加北伐。至賀葉二部自竄粵境後，經李濟琛組織第八路軍，以黃紹雄代理總指揮，分數路軍向東江等地痛剿，至海陸

豐而告完全消滅。

五 第一期北伐成戰經過

a 第二期北伐軍作戰總方略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海舉行後，蔣總司令應全國軍民之請求及中央之命令於十七年一月四日返京，繼續行使總司令職權，重組織北伐軍。特任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爲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至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則由蔣總司令自兼，調何應欽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主持後方；至肅清魯南後，又任李宗仁爲第四集團軍總司令。二月十六日，蔣總司

令赴開封，與馮及閣之代表會商北伐大計，定於三月下旬開始進擊。蔣總司令返京後即製定北伐全軍總方略，於三月十六日電令第一二三集團軍遵行，其概要如左：

甲 前期作戰任務部署

(一) 作戰第一步：第一集團軍左翼部隊及黃河右岸第二集團軍之第一方面軍諸部隊，首先攻陷濟南；同時第一團軍之右翼及中央部隊，佔領日照臨沂袁州之線；同時第二集團軍河北諸部隊及第三集團軍均向當面之敵施行佯攻，並嚴防敵之反攻。

(二) 作戰第二步：以協攻濟甯諸部隊之大部，迅速北

渡黃河，向大名以北地區協攻平漢路方面之敵；同時第二集團軍主力全部猛攻河北之敵，進取石家莊，斯時第三集團軍傾其全力協攻石家莊之敵；第一集團軍之主力，肅清膠濟路以南之敵，進佔濟南。

乙 作戰任務及部署

(一) 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兩側地逼急進；第二集團軍沿平漢路及其東南地逼急進；第三集團軍進擊京西一帶及京綏路，會師平津；同時各以主力部隊向榆關承德偷猛烈追擊。

(二) 收復山東及濟南慘案

十七年三月，北伐準備完成，我分駐隴海路線之第二集團軍即分四個軍團，以劉峙陳調元賀耀祖方振武分任軍團總指揮。三月下旬第一集團軍及第二集團軍孫良誠部，在徐海礮山隴海路以北地區集中完畢。四月一日，蔣總司令親臨徐州，令各軍團於四月七日開始攻擊。十日第九軍第十四師克台兒莊，十一日孫良誠克堯城。十二日劉峙克韓莊；第四軍克棗莊；惟峯縣不下，以楊勝治部圍攻之。十三日第一軍克臨城。十五日第三軍團攻艾亭魚台失利。十七日第九軍第四軍克滕縣界河。十八日石友三克魚台。

十九日顧祝同克鄒縣，二十日又克曲阜；繆培南克棗州；席液池騎兵克甯陽；方振武克金鄉。二十一日各軍師會攻濟甯，俘虜甚衆。二十二日肅清汶河以南之敵，敵退泰安濟南，四月二十七日第一軍佔領泰安。五月一日，第一集團軍之第九第二十六第三十七各軍佔領濟南，蔣總司令亦於是日進駐該地，不幸之濟南慘案，遂於此時產生。

國際帝國主義者均不願中國實行統一，故扶助軍閥以破壞中國之國民革命不遺餘力。日本以山東爲其勢力範圍，復見其走狗張宗昌之慘敗，遂藉口護僑，出兵佔據膠濟路及濟南商埠一帶。五月三日七午日軍挑釁，蜂湧至我戰

地委員會交涉署，將外交官蔡公時等十餘人慘殺，並派大軍向我軍壓迫繳械。當雙方磋商解決辦法時，又用大砲轟擊，屠殺軍民，並利用張宗昌之便衣軍從中搗亂，意圖破壞我後方之安全。五日，日軍司令福田彥助向我軍提出無理條件，限我軍退出濟南二十里以外，並須於十二小時以內答覆，否則自由行動。八日，日軍實行轟擊濟南城，並破壞黃河鐵橋新城兵工廠，炸燬火藥庫，進而襲擊我黨家莊駐軍。我軍因奉令不准迎擊，損失頗大。日軍入濟南後即大肆屠殺，凡我傷兵民衆無不遭害，軍民死傷達一萬一千零六十二名，其他財產損失更難數計。實爲我國外交史

上之空前慘案及恥辱。凡我國民稍有熱血者，將來誓必雪此大恥！

我軍因日軍中途阻礙，不能即行近擊敵軍，致使殘敵安全退出德州。五月九日，蔣總司令命劉峙統軍防守泰安萊蕪肥城之線，以固後方；命賀耀祖陳調元方振武孫良誠諸部渡河追擊。十二日佔領高唐恩鄉。十五日佔領禹城。

十六日佔領平原。十七日佔領德州。六月二日佔領滄州。敵潰不成軍，向馬廠奔逃，五日我軍再佔領馬廠，敵退河北之京華一帶。後經我第二三集團軍消滅之。至此山東乃大致平復。

(三) 收復河北

第二期北伐開始之前，第二集團軍即根據北伐全軍作戰總方略製定作戰計劃：編組東北兩路軍，東路軍總指揮由馮總司令自兼，統率孫良誠之第一方面軍各軍師，由魯西協助第一集團軍攻取濟甯兗州濟南，再由黃河以東津浦路以西地區繞抄京漢路及大名方面之敵進攻天津；北路軍總指揮由鹿鍾麟充任，統率孫連仲之第二方面軍，韓復榘之第三方面軍，劉鎮華之第八方面軍，鹿兼任之第九方面軍及其他各軍師，以一部在彰德內黃觀城濮縣之線採取攻勢防禦，並繞抄大名方面之敵；以一部沿京漢路進攻，協

同第三集團軍攻取北京。東路軍孫良誠等部作戰之情形已於上節述及，茲就其進攻河北之戰鬪經過略述之。

十七年四月六日，山西方面形勢危急，豫北各軍遂開始向磁州大名之敵進攻，以分敵勢而解山西之圍。自九日起，敵分向彰德內黃濮縣之線猛攻，我軍稍有頓挫，遂改取守勢。至二十八日，敵氣稍衰，我軍遂以全線反攻，敵漸次潰退，於五月三日克順德。五日克大名。各部隊均跟蹤猛進。時樊鍾秀來襲洛陽，亦被擊退。京漢線上北路軍亦猛追敵軍，韓復榘部於五月十一日到達石家莊。二十九克蠡縣。三十日克雄縣。三十一日攻克高陽。第三集團軍

同日克保定。東路軍孫良誠部亦於六月一日克河間。六日韓復榘軍克北平附近之南苑，奉令不准一卒入城。天津殘餘之直魯軍，經我一而以武力壓迫，一面勸諭，受編的遵令退出，頑抗不服者均逃向平津以東一帶，大軍遂定平津。八月上旬，蔣總司令在北平與馮閻會晤後，決以白崇禧組織各集團軍混成軍，名爲右路軍，繼續肅清榆關以西之敵。先後沿京奉線克豐潤蘆台開平唐山諸地，張宗昌褚玉璞殘部望風而潰。適關外奉軍將領張學良等通電求和，夾擊張褚軍，我軍遂克灤州。直魯軍是時遂完全消滅。以東三省既表示和平，我軍與之隔灤河而守，各不相侵，河北

遂定。

(四) 東三省易職北伐完成

十七年五月下旬，第三集團軍攻克保定，第二集團軍攻克河間，第一集團軍攻克漢州後，平津形勢一變。奉軍將領張作霖等鑒於濟南慘案深恐牽及華北外僑，又以直魯軍張褚孫等之失敗，遂自動撤兵放棄平津，退出關外，六月四日張作霖偕吳俊陞等出關，至皇姑屯車站，突遇暴炸身死，傳係日本政府之陰謀，關外軍民莫不切齒，遂有傾向國民政府之決心。以張宗昌等野性難馴，遂於九月間協同右路軍解決其殘部於灤河以東。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張學良張作相萬福麟等通電服從中央，易五色國旗爲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中國全境完全統一，北伐鉅業亦告最後之完成。計自十五年六月九日誓師北伐之日起至此日止，歷時約二載有半。

六 北伐之結果及善後

北伐所經戰役，不下數千，死亡殘廢，爲數至鉅，官兵陣亡者約五萬餘名，傷廢者達七萬餘名。至敵方之傷亡，較之革命軍有多無少，實爲歷來未有之戰事！死者死矣，生者自應竭力籌劃撫恤，以安死者家屬而慰其英靈於地下，故北伐完成後蔣總司令即積極謀劃，以期實現。但以

死傷人數過多，調查不易，加以連年平叛討逆，死傷更大，所需巨款，亦非今日貧乏之中國所能立卽籌措，故此項工作猶待將來。

北伐之意義已如第一章所述，是爲中國革命之破壞時期，北伐完成後即轉入建設時期。而建設期中之重要條件即爲政府財力之充實。蓋財力充實方可舉辦一切建設事業，如撫恤傷亡，訓練國防軍，發展實業以抵制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等等，莫不需要最多量之金錢。而此多量之金錢不外取之於賦稅。總計中國全年政府收入不過五萬萬元，其數已覺甚少。自北伐軍興後，軍隊數量激增，據十七

八年之統計，全國軍隊共有八十四軍，合各獨立師旅團共計有三百個師，人數達二百四十萬，其他雜牌軍隊尙未列入。以每師二十餘萬元薪餉服裝等費計算，每年所需已達六七萬萬元，再加以械彈服裝等費，必至八萬萬有餘。單以軍費開支全國之總收入相比，亦尙不足三萬萬元，中央與各省之政費，尙不在內。至於建設事業所需經費，更無所出，北伐之目的，豈能完成。總司令有鑒於此，北伐凱旋之後，即倡議編遣軍隊減少軍費以救國家；蓋必須如此而後兵可精練餉不虛糜，傷亡亦能撫恤，建設方有希望，國防計畫方可告成；同時且可防止軍人擁兵自衛造成軍閥

惡習。十七年七月二日，蔣總司令邀集各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及諸將領，會議於北平之湯山，決定整理軍事實行編遣諸方案。並於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二屆第五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提出通過。各集團軍即漸次開始編遣，其編餘之官兵由政府設法安置。十八年元旦國民革命軍編遣委員會成立，為監督及計劃編遣之最高機關。並於一月五日舉行編遣會議，全國重要將領均出席參加，對編遣轉法均有良好之決議。惜桂系馮系晉系等軍事領袖，猶存封建軍閥之餘毒，陽奉陰違，先後背叛黨國，遂使北伐統一之中國復行波折，內亂頻起，編遣前途遂陷於停

頓。使十餘萬將士以生命換來之統一，幾瀕於危，致編遣建設，未能以次而舉，人民福利，不克實現，殊令人痛恨已也，然此種反革命勢力分化之現象，亦不足使我等失望，蓋革命事業絕非最短期間所能一一完成，各新軍閥之叛變亦正與舊軍閥之反抗同一意義，在中國民衆已覺醒之今日，必不能延長其生命，桂逆馮逆閻逆先後之敗滅，即其明證，同時反能使革命勢力，能達於澈底之成功。惟願我真正之武裝革命同志，一心一德，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以國家人民利益爲前提，秉承北伐先烈之精神，於削平亂賊亂黨之餘，仍一致努力服從黨國以共同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新中國，則我等之革命責任可告無愧矣。

民國二十年五月初版

軍人小叢書

國民革命軍北伐小史

實價一角二分

版權

編輯者 軍人小叢書編輯社

出版者 拔提書店

南京國府路

總發行所 南京拔提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8765B

~~1629978~~